

南京·東京(一)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序章

序一

海部俊樹 日本國前首相

初次同劉洪友先生見面，是在十一年前。

那天，長期為我工作的秘書鬆本或彥君對我說，有位南京出生的中國人，很想見您。提及南京，我特別在意，我同意與這位南京人一見。於是，鬆本便與這位來自南京的中國人相約來到了我的辦公室。

我們見面後，互相做了介紹，我得知他叫劉洪友，我們進行了交談，談得很投緣。

劉洪友先生說：1988年我就來到了日本，一直在日本生活，現在也在東京安了家。這些年，我往返于南京與東京，其間，我主要是在教日本人學習中國書法。一年又一年，年復一年，我漸漸地對日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想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為中日友好做些有益的事情。

劉洪友還說道，自己出生在南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我在與日本人交往中，當日本人知道

連載《南京·東京》導語：

尊敬的讀者：從即日起，本報連載特約作家鄒雷的長篇紀實文學《南京·東京》，鄒雷是中國一級作家，華盛頓中文郵報特約作家。《南京·東京》是一部介紹華僑劉洪友移民日本從一無所有到實現自己夢想的真實故事。

書中的故事傳奇而精彩，講述了劉洪友移民海外華僑遇到共同的問題：即如何依據個人特長，着眼未來與發展，將中華文化同移民所在國家的社會人文融合，從而找到前進方向，不迷失自己。他從困境中奮起，在逆境中求生，揚長避短，尋找最佳融合點，一步一個腳印實現自己目標，贏得廣泛的社會認可與尊重。

歡迎廣大讀者書評或交流感受。

我是南京人後，臉上大概都會留下一道陰雲般的表情。因為，無論誰，都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那段已經過去了的“南京大屠殺”歷史。今天，南京出生的我，跟日本人談中日友好，似乎難以啓齒。但是，我從自身出發，從中日友好的前景出發，去積極推動兩國間的友誼，我想應該是很有必要的……

劉洪友基於這樣一個良好願望，遂創建了非營利活動法人一日中友好交流促進會，並做了大量的促進日中友好的工作。

劉洪友跟我說，想在南京市建一個象徵着中日友好的櫻花園。就是說，通過當地政府，借租一個相當于(日本)六個後樂園體育館的小山，準備種植一萬棵櫻花樹，以象徵中日友誼；同時建立一些便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必要場所，以拓寬中日特別是南京與東京之間的民間交往的渠道。他想把這個體現日中文化交流的園地，命名為“和平友好櫻花園”，並請我題寫園名。

作為中國書法家的劉洪友請我題寫園名，我開始有些顧慮，我想起中國的“班門弄斧”這個成語，豈敢揮毫？但是，恭敬不如從命，想來這畢竟是在做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情，便不再有什麼顧慮，應承了下來，並很快就為南京這座櫻花園題寫了園名。

從那以後，我與劉洪友見面的機會開始增多，我們逐漸成為親密的朋友。

劉洪友先生的這些想法和做法，作為藝術家，已經超出了他的事業範圍。他是站在日中友好關係的這個高度來考慮的。基於這樣一個高度，他才傾其家財，完善這一壯舉。他這種為日中兩國友好盡心盡力的品質，令人感動和折服。

劉洪友先生在南京精心培育櫻花，讓櫻花在南京盛開，已經在當地傳為佳話。2010年4月13日，我應邀出席了日中聯辦的南京和平友好櫻花園賞櫻大會。會上還舉行了日本的茶道、花道等表演，受到民衆廣泛歡迎和一致好評。

劉洪友先生說，他將以櫻花園為基點，承載起面向全國、致力於促進日中文化交流與理解這個大業。我非常贊同。

《南京·東京》在今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十七周年之際隆重出版，其意義非同一般。我在祝賀該著作出版的同時，將懷着對日中兩國和平友好的關切之心，吁請更多的朋友加入促進日中友好的大事業中來。我個人將從現在起，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做出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對劉洪友先生這種不惜為日中友好無私奉獻的熱情，我在由衷地表示支持的同時，也為他今後事業的蓬勃發展，寄予殷切的期盼。

序二

高村正彥 前日本自民黨副總裁

值此《南京·東京》隆重出版之際，我謹以我個人的名義，表示誠摯的祝賀！這是一本敘述劉洪友先生故事的書，尤其讓我十分關注。

劉洪友先生給人的感覺是：親和，熱情，頑強。他的那種親和的表情中，展露着頑強的意志和熾熱的真情。

為日中友好，劉洪友先生不僅在日本傳授中國書法，還在自己的家鄉南京，傾其家財投資建設了“和平友好櫻花園”，這是一個建功修德的大舉，必將受到日中民衆的高度讚許。

說起南京，不由地使我想起那段悲慘的歷史時期，陰影彷彿就在眼前。作為南京出生的人，作為身心受過戰爭犧牲者的創傷的劉洪友先生，對日本人却超越仇恨，積極推動日中友好事業的發展，真是難能可貴。他堅信日中兩國的美好未來，他的那種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的志向，堅定不移。而由此生發出來的所有的積極工作的態度，總讓人垂首思索。

我認為，日中關係，我們更應該特別關注未來，要往前看。當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過去，要經常回頭看看歷史。

我將此好有一比。比如我們開車，開車不能僅僅看着前方，祇看前方開車，這車是開不好的。我們在看着前方開車的同時，必須要看看後視鏡，不看後視鏡，這車同樣

也開不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哲理。我是通過鬆本或彥先生認識劉洪友的。鬆本或彥是海部俊樹的秘書，鬆本與我大學同窗，是我的師兄。我與劉洪友先生認識後，時常進行交流。我想，日中友好事業，並不應該由于哪一方曾經的許諾，就應該由他來承擔，而是應該由日本方面與劉洪友先生一起精誠合作、共同努力才對。

我希望和平友好之花—南京之櫻，在我們各方的共同協力下，永遠盛開。

九年前的春天，我參加了劉洪友先生精心打造的櫻花園賞櫻大會。我在那裏，親眼見滿山盛開的櫻花和櫻花叢裏賞櫻者的張張笑臉。親身經歷日中賞櫻者的熱情交往和愉快合作。我想，這座山，也許在數年前，到處雜草叢生，荒蕪不堪。而今，盛開的櫻花把這座山裝點得如此美麗，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我深為劉先生堅定的日中友好和平的信念及行動和能力所折服。

我曾經得到過書法家劉洪友先生親手指點，因而他也就是我的書法老師。我一直以來都為老師的事業發展而由衷祝福。

祝願劉洪友先生為日中友好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祝願《南京·東京》在日中讀者中產生強烈的反響。

展望日中友好更加美麗的春天。

南京·東京(二)

追夢決定去東瀛

1.鹽水鴨換“大公雞”

公元1981年的南京城，時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戴着有醒目商標的墨鏡，穿着可以掃地的喇叭褲，手提式三洋牌錄音機飄出讓人骨頭酥軟的鄧麗君歌聲，還有那鏗亮的“三節頭”皮鞋，鞋底的鐵片敲擊地面發出“嘎嘎”聲響。不少市民對這些“二流子”避而遠之，時常告誡自己的孩子，“離他們遠些，流裏流氣的。”

沒有多少人知道這股時髦風從哪裏來，也沒有人關心這種流行會持續多久。而剛滿二十歲，從江蘇省旅游學校畢業的劉洪友却嗅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味道，他知道風從外面的世界來。而他畢業分配的單位—雙門樓賓館，恰恰就是對外交流的窗口。

西洋風格的小白樓是雙門樓賓館的主要標志，它建于1911年，曾是英國駐華大使館。而今，剛出校門的劉洪友成了小白樓的服務員，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他環顧賓館，綠草如茵，樹茂花盛，環境幽雅，庭院別致。聽說，這裏曾接待過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等外國貴賓，心中那個自豪，每根汗毛都嗷嗷地豎着。他暗下决心，做一名最棒的涉外工作服務員。

隨着來南京的外賓人數大大增加，上級要求將賓館布置得有文化氣息，有中國特色。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請知名書畫家到賓館免費吃住，留下墨寶—既有生活條件，又有創作環境。

四星級賓館有空調，四季恒溫；有熱水，可以不用排隊、不限時洗澡；有大厨掌勺，能品嚐到美味菜肴。而當時大部分人不知空調為何物，市民基本上用嗡嗡叫的電扇消暑，靠增加衣物來保暖。夏天洗

澡，涼水對付；冬天要排隊去老澡堂，幾十個人脫得精光，在一個池子裏共浴。當時因資源緊缺，所有日用副食品都憑票供應，大魚大肉祇能等到過年時候才會在餐桌上出現。四星級的雙門樓賓館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宮殿，對書畫家來說有着巨大吸引力。

請來書畫家，劉洪友主動為他們裁紙、研墨，動作還很熟練老道。領導這才知道，劉洪友也練過書法。

其實，劉洪友練書法是“童子功”。四歲那年開始，他就在外公的督促下練習寫毛筆字，常常因握筆不牢，被外公抽走筆，沒少被外公用撓癢耙懲戒。為了進一步增加劉洪友的功力，外公還在毛筆杆上挂了一把銅鎖；這還沒完，為了練習“懸腕”，在他的肘上擺個小茶碗，碗裏倒上適量的水。外公將一本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置于案前，讓他觀察字的形態、結構、筆畫，領會其精神，再下筆仿寫。那時，他根本不認識幾個字。外公硬逼着，讓他把這本字帖寫了一遍又一遍，最後劉洪友都能把字帖背下來了。從小學到中學，直至考入江蘇省旅游學校，他一直堅持練習書法。到了雙門樓賓館工作後，他想辦法利用一切機會和時間抓緊練習書法，努力增加書法功力。

對賓館服務員來說，庫房管理崗位工作簡單、枯燥、孤單，大部分年輕人都不喜歡，想辦法找關係要離開這個崗位，而劉洪友却對這份工作情有獨鐘。

這個崗位一天真正忙的時候是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半、下午兩點半到四點。這個時間段，樓層服務員將用過的床單、被套、毛巾、浴巾送過來換幹淨的，領走牙膏、牙刷、手紙等消耗品。一天工作時間其實總共祇有三個小時，剩下五個小

時的空餘時間，對於其他年輕人來說，的確寂寞難挨，而劉洪友看中的正是這充足的時間。他發現服務員送來的床單裏有剩下或多或少卷紙，他將這些卷紙收集起來練書法。在手紙上練習書法，劉洪友沒有用墨，直接用毛筆蘸水在上面寫。剛開始一下筆，手紙就透了。

劉洪友就琢磨着怎麼寫才能不讓紙化了，還能看出字的模樣。他邊試邊練，終於能在手紙上寫出清晰的字，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已經能達到接近在宣紙上寫字的效果。劉洪友回憶：“那段時間的練習，讓我更深層理解了墨與紙的關係，練就了後來不管在什麼紙張上都能寫書法的能力。”

都說“腹有詩書氣自華”，但再加上“人靠衣妝馬配鞍”，那效果就更佳了。雙門樓賓館服務員的工作服是西裝，穿上它，便把劉洪友的精氣神烘托出來，顯得更加幹練。前輩書畫家們見他帥氣、熱情、靈活，更重要的是他愛好書法、勤學好問，都願意與他交朋友。

著名大寫意花鳥畫大師、書法家、篆刻家陳大羽，是劉洪友交往的前輩之一。每次陳老來賓館畫畫寫字，劉洪友都鞍前馬後照應得周全。陳老有點胖，很幽默，作畫時會誇張地雙手把肚子捧到桌上，然後伏案揮毫，作品完稿後，起身離案。如果覺得是自己得意之作，便拿出心愛的鼻烟壺，拔掉壺塞，用大拇指按住，然後迅速放到鼻子上吸。他很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也喜歡用鼻烟來解除疲乏。這時他會說，“洪友，把章蓋上！把章蓋上！”劉洪友一邊應答，一邊麻利地把章蓋好。

劉洪友與陳大羽交往越來越多，感情也越來越深，陳大羽走到哪，祇要有機會就帶上劉洪友。有一天，陳大羽對劉洪友說：“洪友，你跟我去趟

金陵飯店，帶你去見我的老師。”

劉洪友知道，陳大羽的老師是大名鼎鼎的現代杰出畫家、美術教育家劉海粟。他早年習油畫，蒼古沉雄，兼作國畫，綫條有鋼筋鐵骨之力；後潛心于潑墨法，筆飛墨舞，氣魄過人；到了晚年運用潑彩法，技藝更加成熟，作品色彩絢麗，氣勢雄渾。能有機會拜訪師爺，對於年輕的劉洪友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

雖然雙門樓賓館離金陵飯店不算太遠，但機靈會來事的劉洪友還是找到領導，從單位要了輛小車送陳老。他倆來到位於新街口的金陵飯店時，劉海粟正在作畫。祇見他端着一碗墨，直接往紙上潑，但見飛毛在那一汪墨上龍蛇飛舞，不一會從那攤墨上現出了山形，接着鬆樹出來了，是棵迎客鬆。劉洪友終於看出劉海粟這幅作品畫的是黃山風景，心中不禁暗嘆，真是高人。在回來的路上，陳大羽語重心長地對劉洪友說：“洪友啊，你要記住，藝術家的成長先是從模仿開始的，要扎扎實實地學習古人，學扎實後再創新，漸漸地形成自己的風格。你剛才看到劉老的潑墨就是最好的例證。這就是我常說的‘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劉洪友點點頭，一路上都在回味陳大羽的這席話。

陳大羽刻印的技藝在圈內有名，他手把手地教給劉洪友“切刀”技藝，一次次地做示範。他還把自己總結的切身經驗傳給劉洪友。他說：“一枚好的印章的刻制，從構思、動刀到刻好印章，最後是補刀，這是一個完成的過程。但是，最後的補刀不要急着去完成，要放上一段時間，再補刀修改。這時你的思考會更成熟，作品也會更完美。”劉洪友拿自己的隸書習作給陳老師指點。陳大羽看後發現書寫的“藏峰”與“裏峰”技藝不到家，他給劉

洪友做示範，邊示範邊講解說：“裏峰的回旋要長，把毛順起來，容易裏住。”劉洪友試試，這招還真靈。陳大羽還指出，作品中的細綫條要寫得像枯藤，會顯得剛勁有力，更有生命力量。

陳大羽悉心指導劉洪友書法技藝，劉洪友也投桃報李把陳大羽當成親人，主動承包了他家的衛生和地板打蠟等體力活。知道老人家愛吃鹽水鴨，就過段時間斬一祇鴨子送去。

“白石蝦蟲悲鴻馬，可染水牛黃青鵝，苦禪老鷹大羽鷄。”陳大羽在大寫意花鳥畫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畫的鷄，他所畫的公鷄，冠羽怒張，神采奕奕，昂首闊步，意氣自得的神態，使人有振奮進取之觀感，也可以說，“畫鷄”代表了他大寫意繪畫的最高成就。齊白石老人曾在他的《迎春圖》題跋稱贊：“論藝術要能有天分過人，有此畫鷄之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目，況天道酬勤，大羽弟應得大名。”

不少人都想收藏陳大羽的“雄鷄圖”。劉洪友的領導、身邊的親友知道這祇大公鷄很難求來，于是找到劉洪友。劉洪友抹不開面子，就拿鹽水鴨去換。等陳大羽吃了幾塊香噴噴的鴨肉，劉洪友就問：“老師，這鴨肉好吃嗎？”陳大羽說：“好吃，香。”劉洪友說：“這是我領導送給你的，他想跟你要幅公鷄畫。”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陳大羽說：“你拿一張去。”過一陣子，劉洪友送鹽水鴨去，說是好朋友送的，又換回了“雄鷄圖”。劉洪友再次拎着鹽水鴨上門時，陳大羽盯着他手上的鴨子笑着說：“你的鹽水鴨換我的‘大公鷄’，我不吃虧，你吃虧。恐怕你那些鹽水鴨都是自己掏錢買的吧？”劉洪友也笑了：“老師高明，這點小情況都讓您給看出來了。”